



生活广记开微博了!

快来关注我吧!



青未了微生活 V

<http://weibo.com/shenghuoguangji>

文人

邻居家的小孩查出远视眼,为配合治疗就戴上了矫正眼镜。有一次娘儿俩在小区玩,被同事看到,问怎么了。邻居如实相告,同事张了张嘴,半天没说出话来,可能是想表达一下同情之心,可又觉得不妥,在纠结的表情中终于说出这么一句话:哎哟妈呀,你闺女成“文人”了!

——@清无鱼博主

分床睡

一位男同事的儿子上小学二年级了,到了与父母分床睡的年龄。一日,我问他:“怎么样?跟儿子分床睡还算顺利吧?”他笑着说:“嗯,顺利,我被分出来了。”

——@沈庆楚

少了不借

小王和小李去逛商场。小王相中了一顶帽子,忘了带钱,于是向小李借10元钱。小李说10元没有,有100元。小王说借10元就够了。最后小李还是借给了他100元。问其缘由,小李说,100元要是忘了还,我也能张口要,若是10元,我不好意思向你要吗?

——@我是张庆金

补钙

在路上走累了,就找了个地方坐下歇息。坐着的地方正好朝阳,一个领着孩子的大姐对我说:你坐这儿不热吗?我笑着说:一会儿就走。看着大姐和孩子走过去,只听见孩子说:阿姨缺钙吗?晒太阳能补钙呢。

——@清勿语

代价

星期天同事老王刚刚起床,儿子就凑过来:“爸,给您买了条好烟,160元一条呢。”老王很高兴。吃完早饭,未来的儿媳妇来了。儿子和老王商量,想换辆车。老王不假思索地表示支持。儿子说钱不够,想借一点。老王说,行,借多少?儿子说,十万。老王勉强答应了,心想:一条烟换走我十万元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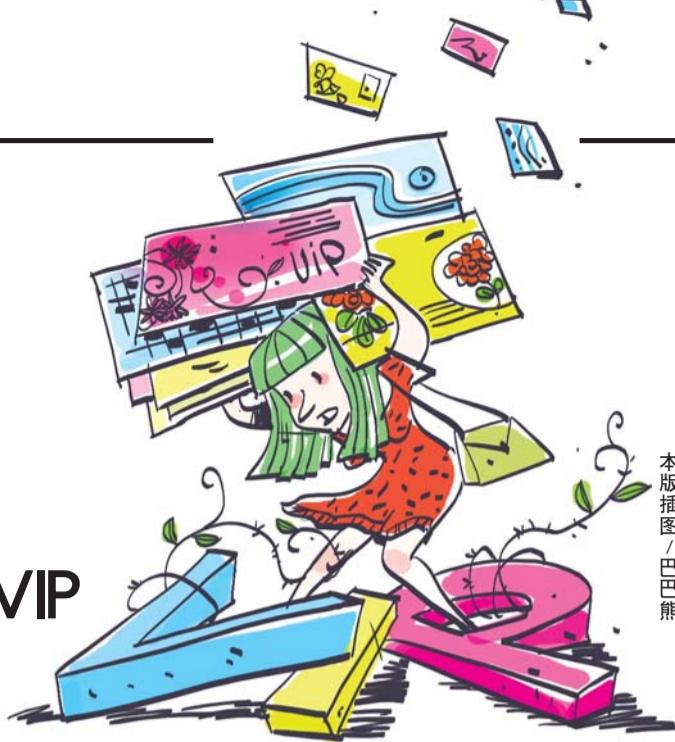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@台柱子的地盘

短文要求:

“青未了微生活”主张以幽默小段的形式,用百余字对生活原生态进行即情、即景、即时的原创性场景描述。栏目参考:市井百态、童言童趣、啼笑皆非、街头陷阱、小民有难、家长里短、我的大学、夫妻法等。

投稿方式:登录新浪微博,发送私信。稿件见报后,请作者与编辑联系,电话0531-85193163,或发送私信至<http://weibo.com/shenghuoguangji>,告知姓名、地址、邮编,以便邮寄稿费。

任职 VIP



文 / 蔡文颖

当有一天我终于意识到越来越厚的钱夹快成了垃圾场的时候,立刻进行了清理整顿,没想到,从这样一个百元钞票不超过五张的普通“月光族”钱夹里,居然掏出了十几张各种质地的VIP卡,这还没算家里那一抽屉的破烂儿呢。把这些烫金烫银、字号超大的VIP卡排成一溜儿,我坐在写字台前努力给自己鼓劲儿:看看,在社会上混得还不赖啊——可这种感觉根本就不能持续!

一个月薪3000元、勤俭持家、艰苦奋斗的普通主妇,怎么就会成了尊贵的VIP?

剪了一次头发,存了1000元,我是一家美发店的VIP了;每月话费超过200元,我是

运营商的VIP了;请朋友吃饭花了300多元,我是一家饭店的VIP了;在网上给孩子买了条裤子,得到一张卡通店的VIP卡;到后来连消费都不用,只要留下手机号,就被VIP了,比如那次,离开那个强行留下我电话号码的化妆品柜台还不到500米呢,短信就来了:尊敬的VIP客户……

当上了VIP,都有些啥权利和义务呢?以我任职VIP多年的经验看,这身份不好当,义务多,权利却可以忽略不计。总结出来有这样几项:首先是信息处理,每天接收一二十条左右的短信广告,这还不包括清理邮箱和拆信封;其次是接待来信来访,商家常常会顺藤摸瓜突袭你的工作单位;再次是出席现场,给商家的各类活动当围观群众;当然,最重要也是

最根本的,还是要把有限的工资花在无限的新品推广中……

两年前曾被一个开美容院的朋友叫去做“头脑风暴”,帮他给各种层次的VIP卡起名,要求是:不管里面存了多少钱,要让拿到卡的每个人感到无上的光荣与尊贵。我们很快想出了一堆名字,碧玺卡、珍珠卡、翡翠卡……这些名字被分配在储值2800元到38000元不等的VIP头上,然后,我看到纸片上还有一个10万元以上的档,很替人家着想地说:存38000元的都叫翡翠卡了,这10万元以上的该叫什么啊?他笑了:那个根本不用卡。那样的客人还要用卡来证明身份,就是对客人的侮辱。

明白了,敢情如今拿卡的都是普通群众,真正的VIP都是不拿卡的。

一张尴尬的欠条

文 / 曹正方

朋友小黄说新房装修还差点钱,问我能不能借给他一万元钱。想到存折里刚好有一万元钱,我拍着胸脯说:“咱兄弟俩,没问题!”小黄拿出纸和笔,刷刷写了一张一万元的借条。我尴尬不已,说:“咱是不是兄弟?用得着打借条吗?把借条收起来!”小黄一本正经地说:“大哥,我们虽然不是亲兄弟,但是

胜过亲兄弟,俗话说‘亲兄弟,明算账’。如果你把我当兄弟,就把借条收起来。”看小黄这么坚决,我只好收下借条。

当我拿着存折和小黄到银行取钱时,意外发生了——我的存折里只有五千元!我赶紧打电话问妻子怎么回事。妻子说她二哥买摩托车借去了五千。我尴尬不已,边跟小黄解释边将那五千元钱给了小黄,并承诺两

周后再给他五千。

小黄接过钱诚恳地说:“谢谢大哥!”我笑着说:“什么,咱是兄弟,没事我先走了。”就在我走出五六步时,小黄叫住了我,支支吾吾地说:“大哥,我,我……”兄弟有话直接说,别跟个婆娘似的。我开玩笑道。

“大哥,不好意思啊,刚才打的借条能不能改成五千?”小黄说,“俗话说,‘亲兄弟,明算账’……”



文 / 杨福成

十多年前,我的朋友赵时良在建筑工地当小工。

因为他有文化,又聪明,很受老板赏识,小工干了没多久,他就被提为记工员。记工员不用出苦力,工资还不少拿,让人羡慕。

与赵时良在同一个工地的,还有一个小工,待遇就大不一样了。他身体弱小,干啥都不行,不受人待见,老板也给他穿小鞋,安排他用小车推砖。推砖是个壮工活儿,他弱小无力,怎么能承受得了?

赵时良看不过去,就每天偷偷地帮这位弱小无力的

小工推半天砖。其实,赵时良的身体也不是多么强壮,同样是属于弱小型的。

后来,赵时良离开建筑队,从事防水工程,从此,他们失去了联系。

十多年后的一天,赵时良正在公司忙着,一位在他们当地很有实力的建筑商找到了他,问:“你是赵时良吗?”

赵时良仔细地看了看这位建筑商,不认识,就说:“我是赵时良。”

得到赵时良肯定的回答后,那位建筑商说:“我有一项防水工程,你来做吧。”

这项工程很大,赵时良不敢相信这么大的一个“比

萨饼”会落在自己的头上。不仅如此,这位建筑商之后的所有防水工程都承包给了赵时良。

这位建筑商,就是当年那位被帮助过的小工。

现在,很多人看到赵时良“沾”了建筑商的光,都说他“有眼光”,而当年,赵时良只是想尽力帮一下那个弱小的小工,却从没有想到过要什么回报。他的这种行为,是人类心底真的善良。

真善是没有“眼光”的。让我们像赵时良一样去无私地帮助那些“弱小”的人吧,不为什么回报,只为能看到花开,闻到花香。

“生活广记”记录日常生活中的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,记录小人物的生存状态、悲欢离合。

稿件要求:语言老辣犀利,故事富有戏剧性和讽刺性,使读者莞尔一笑后,能感悟到生活的苦辣酸甜。

投稿信箱: jwqp@163.com

帅帅的日記

文 / 孙仁谦

这天上午,虎山小学一年级二班的第一节课是语文课,上课铃一响,教语文的储老师就走进了教室,怀里抱着一摞本子。

储老师把本子放在讲桌上,拿起其中一本,说,我先给同学们念一篇日记,同学们注意听。

说着,储老师就拿起本子念起来:“五月十二日,晴,南风,三级。今天又是一个白天没见太阳了,阴沉沉的,就像要下雨似的,气都喘不上来了。我的向日葵长大了咋办呢?天天看不见太阳,它知道往哪儿转吗?同学们,这篇日记上写着晴,却说一个白天没见太阳,那太阳哪儿去了?”

同学们哄的一声笑了,扭着头猜是谁写的,怎么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不如。

储老师笑眯眯地问,这是谁写的?是不是写错了?

帅帅站了起来,说,没写错,就是这样的。开头的那些是从天气预报上抄来的。你们看,我们这儿不是天天这个样子吗,整天灰蒙蒙的,也不知是个什么天气,只有下雨下雪能看出……

帅帅的话还没说完,储老师就走到窗户前,同学们也把目光投向了窗外,天空真的是灰蒙蒙的,还真没法说是阴还是晴。

此后,同学们的日记不是写阴,就是雨,或者是雪,没别的天气。

一次,外地的学校老师来观摩学习,一个细心的老师提出了这个问题,储老师就做了解答,说老师们到外边看一看就知道了。

事后,校领导批评储老师,说哪儿没有环境污染,心里知道就是了,怎么能让孩子写出来呢?这事传出去不怕影响招商引资吗?咱们的任务还没着落呢,别再添乱了。

储老师只能要求同学们的日记一律写晴,不管什么天气。

同学们不解,说,不是说看见什么就写什么吗,如果天天这样写,这观察日子还用写吗?

储老师为难地说,你观察的可以放在心里,不一定要写出来呀,你写的不一定是观察的呀。

妻子学车

文 / 刘志杰

看到眼下驾车的女性越来越多,加上同事的撺掇,今年年初,妻子竟然出人意料地想要考驾照。因为天生胆小,并且对开车的悟性不高,从她上车那天起,就成了教练的重点“批评对象”。但是,严师没能出高徒,她的驾驶技术依然难见长进,到最后,驾校的教练一见到她就头痛。

在她路考前的那个晚上,岳母专程来到我家,趁着妻子在厨房里忙做饭的工夫,悄悄对我说:一个平时就胆小的人,考试时如果旁边再坐着一个不认识的考官,那肯定会紧张得一塌糊涂,怕是很难过路考这一关。因此,岳母给我们布置了一项特殊的任务:为妻子做考前动员。

按照预定计划,饭后,岳母先开了腔:明天你考试时,对人家考官多说好话,多赔笑脸。俗话说:恶棍也不打笑脸人。你毕恭毕敬,人家自然就不会对你“凶”,考官的态度一好,你就不会紧张害怕,那样就能考个好成绩了。

我笑着安慰妻子:明天考试时,你就当你身边的考官是个木偶,那样就不紧张了。

第二天下午,看妻子回到家垂头丧气的样子,就知道路考没通过。大家围上前去,岳母心疼地不知该说什么才好:路考时肯定又紧张了吧?

妻子委屈地撅着嘴:这次考试我真的没紧张,但是,等我停下车,坐在旁边的考官已经脸色苍白,浑身发抖,连话也说不出来了!

